



绿色无字碑 (报告文学)

裴积荣

周明海在双龙林区已经苦干二十多年了，一向默默无闻。他貌不惊众，语不惊人，平常得就象山坡上的一棵树。也难怪，林业工人嘛，除了栽树还能干什么呢？可是，自从周明海成了乔山林业局第一个育苗专业户后，他就变成了一个新闻人物了。

我们在周明海小房门前的一棵苹果树下围桌而坐，促膝谈心。

桥山林区就象绿色的海。一道山岗就是一道绿色的浪峰，一条峡谷就是一道绿色的波涛。我们谈得很惬意。

周明海的左眼珠子血红血红的，两只粗糙的大手自如地搓揉胳膊腿。女主人王振环不时调过脸去偷偷看丈夫一眼，压抑不住一脸欣喜得意的神色。以往，双龙林场油松育苗成绩很不景气，从外地购买油松幼苗，费人力、费时间、费钱，苗子损失大，成活难。

林场领导号召职工们开展单项专业经济承包。而油松育苗国家提供的仅仅是一片土地，两年生长时间，周期长、见效慢、病虫害多……没人愿干。

周明海心里清楚：双龙林场每年要造九千多亩油松林，需油松幼苗近五百万株，没人育苗不行。事业心促使着这个老工人，他想在西沟营林区办个家庭苗圃，把一家人全部迁到那个小沟沟去“背水一战”。

周明海的家住在长祥村，是个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大庄子，地处沮河旁的大川道，黄陵县电厂昼夜供电，“黄珍”公路自门前通过，终日车水马

龙十分红洋。周明海家的新砖窑又新崭崭齐铮铮的惹人喜爱。院子里的苹果树挂果了，泡桐

成才了，十分威武的黑漆大门上悬挂着明明白亮的电灯炮子。人恋旧土，举家迁移，不要说王振环，连儿女们心里也有疙瘩。

“以后，你老两口的矛盾怎么统一的？”

“不统一也就统一了。我把合同签订了，她紧跟着就撵上来了。”客人们都笑了。

周明海自85年承包苗圃以来，已出土油松幼苗26亩，每亩平均12万5千株，共收入17万多元。88年又新育10亩。周明海说：“合同签订了四年，合同期满后，我还续订。我每年新育10多亩，就可扩大造林三千多亩。赶我退休……”

“赶退休”怎么样呢？周明海没有说出来。赶他退休后，双龙林区就有三、四万亩松树是周明海育苗栽培成的。



理想

范俊德

好象从来没有失去你

好象从来没有得到你

总是象一个高傲的公主

不屑听我的话

总是象一个天真的顽童

不懂得我的心

总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

给我写信

每封信都是十五的月亮

浸染我却以无迹的清辉

我是捉不住你的

在我起翅的时候

你又跑来温柔地搀扶我

我是留不住你的

在我举杯的时候

你又隐去不让我醉你的

芳菲

我从来也没有得到你

我从来也没有失去你

秋娃

毛华乐 摄



我们从1号临时告别室走到4号临时告别室，又跟着一具具尸体来到火化车间。这时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：几乎每一具尸体的身旁或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带些随葬品。仅在四个临时告别室看到的11具尸体就有9具带有随葬品。我们有意作了现场记录：

1号临告（1号临时告别室，下同）：死者是一位男性老人，约70岁左右，头下枕着一本厚厚的围棋棋谱，头的两边分别是一白一黑两盒崭新的“云子”。

3号临告：死者是一位男性老人，80多岁，头的左边放着一瓶贵州茅台酒，右边是一把精制的锡制小酒壶和一只酒盅。

4号临告：死者是一个十几岁的男性少年，一只放了气的新足球垫在他的头下枕枕头。

2号临告：死者是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汉，两条“大重九”香烟垫在他的头下。

1号临告：死者是一位70岁左右的老太太，两手在胸前搂着一只丝绒制成的玩具小猫。

3号临告：死者是一个不到10岁的男孩，长得极可爱，面容呈甜甜的微笑状，他头下压着一套很厚的书，书包着封皮，看不到书名。孩子的父母和亲戚们悲痛欲

绝。

1号临告：死者是一位70多岁的老军人，着一套陆军将校服。他的双手在胸前攥着一根精致的油光发亮的拐杖。

4号临告：死者是一位50岁左右的妇人，着锦缎制成的紫色旗袍，她的头下枕着一个黑色的小木盒，小木盒上装着一把精巧的小铜锁。我们走过去询问丧家，木盒里盛的什么，答曰：“是她生前最喜爱的东西。”

.....

正当我们准备离开临时告别室返回整容间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位老妇人急匆匆地跑向一具马上就要焚烧的尸体跑去。她在尸体旁站住，乘别人不注意时，从兜里掏出一张10元人民币，掀开白单塞进死者的口袋里，然后，如释重负又依依不舍地看着尸体被推走。

B、听刘瑞安畅谈“侃”

刘瑞安，小名叫小安子，北京市人，27岁，八宝山殡仪馆整容工。

我参加工作8年多，这是头一份（指

为那个车祸死者的特殊整容），还让你们赶上了，中午要不喝点酒，这事还都干不了。回去饭都没吃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这都不是人干的活儿，心肝肺都给人拿出来了，你说那叫什么活儿，你说。

那前儿在什么医院吧，给七百多个党员作报告，咱头儿说了，也别作什么报告，把你做的具体事、所见所闻说说就完了。我说了，

后来听说，七、八个楞没吃下饭去，你说这报告作得没意思，是不是？连食欲也不增，让人尽做噩梦。

钱学森带着一个代表团出去了，一个团员在外面死了，人家给做的棺材相当漂亮，但是对整容本身，咱不能佩服，这可以吹点牛，他们弄得太差了，把人的模样弄没了。最后咱们重新整。

我遇上一个老教授，他“文化大革命”受冲击，可老婆一直跟着他，这可不容易呀。完了他老婆死了，死在他头里，咱给她整了容。他的三个儿子俩闺女看

哥俩好 (小说)

张浩 雅农

高粱地里有狗，灰白色，硕大而肥壮。小B看清了，小C也看清了，虽然天色蒙蒙亮，但猎人的目光是锐利的。两支枪举起，“砰”！

“砰”！声好脆。

奔地里，傻了眼。

血泊里躺了个胖老头，老头在这儿解大手，这会儿，屁股蛋成了马蜂窝。

小B害怕，小C胆怯，四目相对，自认倒霉，背老头住了医院。

“到派出所挂个号吧。”医生说。

小B小C表示同意。

所长高挑个儿，板着脸，双目炯炯，问罢小B小C，后来把他俩分隔在两间房里，扔下纸笔，让写经过。

经过太简单了：地里有狗——举枪——枪响——狗猝然倒下——狗变成了人。小B觉得没啥可写，不写又交不了差。写吧，且慢！万一

老头到阎王那报了户口，我岂不就……我和小C是铁哥们，除了老婆，别的不分你我，就这么写。小B打完腹稿，提笔在纸上龙飞蛇舞地写了两行字。

写就写，这有啥难的。小C想，小B这老兄讲义气够朋友，上回喝醉了酒，胸脯拍得山响，气度豪爽地夸口：“咱哥们没说的，有啥难处包在我身上。”交友千日，用在一时，这次……

小B小C又被带进所长室，一东一西坐着，低眉顺眼，规规矩矩。

他们的交待平摊桌上，所长摸着下巴，反复看了几遍，阴骘的脸渐渐露出笑。

老头伤得并不重，所长介绍完情况，挥挥手说：“你们没事了，可以走了。”

两人如获大赦，默念了三遍南无阿弥陀佛。

齐刷刷伸手去取所长桌上的纸，忙中出乱子，他们拿岔了。

小B拿的那张上写：我对天起誓，是小B先开的枪，我那一枪是朝天上放的。署名，小

C。

养成清雅易学到古拙难 段革书

C。

小C拿的这张上写：根本就沒我的事，全是小C这坏小子干的。此人一贯偷鸡摸狗拔蒜苗，听说和邻居的小寡妇还有勾勾搭搭的那个事。署名：小B。（请作者告知地址插图积令）

忙碌

王学忠

忙碌的工作

忙碌的生活

忙碌是一首挺进的歌

从披星戴月的犁犁

到日夜奔忙的银梭

从诗人胸膛里

那激昂的诗篇

到战士刺刀上

那惊心动魄的传说

忙碌是一条小河

流到哪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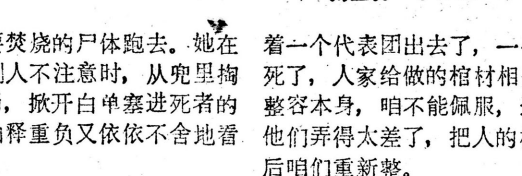
哪里就洋溢着欢乐



人生终点

——从火葬场开始的采访

刘业勇 李忠敏



我遇上一个老教授，他“文化大革命”受冲击，可老婆一直跟着他，这可不容易呀。完了他老婆死了，死在他头里，咱给她整了容。他的三个儿子俩闺女看

了，挺满意。

中央领导去世，一般不在这儿整容。在北京医院整容。刘伯承是在这儿整的。这还有一个小故事。人死了之后都要变形的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北京医院的整容师是用蛋清，把蛋清抽到注射器里，然后打到身上，让他鼓起来，这办法看起来文明，其实不是那回事，它有个时间限制，说两钟头就两钟头，超过一会儿，就又瘪下去。而我们就用棉花，用棉花垫进去，又简单又省事又不变形。那天给刘伯承注射的就是蛋清，打完针之后，他们就走了，吃饭去了。吃完饭得给刘伯承做人模，为做石膏像用的，人没死之前是不能做的，变形之后也没法做了，那就不像了，只有在没变形的时候做。开始给刘伯承做人模了。先在脸上搭一个十字形的尼龙绳，然后再抹上一层黄油，再贴那石膏。做完之后，发现刘伯承的眼睛变了，脸也塌了。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了嘛！这时候，偏偏家属说要看遗容，怎么办，这事可不是一般的事儿，得请示领导，说让整容师再让家属看。于是我们上了，我们就用棉花，该垫的垫，该撑的撑，该掏的掏，完了让家属看，他闺女说，比在医院的时候还好看，好多了。

(四)